



英文墨卷第一百一十三

塔題元昊書

上呂相公書

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與陳都官書

上范司諫書

與尹師魯書

答趙元昊書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

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

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

信隆厚始終如一齊相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

范 仲淹

范 仲淹

謝 絳

富 弼

歐 陽脩

歐 陽脩

范 仲淹

祖來如家牛馬駘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惟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来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

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凡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 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

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 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
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衛契丹
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 朝廷之
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
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
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
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
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
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
救天下是年我 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
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
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

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
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
真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 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
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
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
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
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
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 聖
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
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
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
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

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智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 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 朝廷以王者

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關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 朝廷之命亦是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

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意生事仲淹於摺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不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過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股奪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計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
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負府以歐陽永叔揚子聰分攝
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
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
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
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
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廼甚大字而未鐫
上緱嶺尋子晉祠陟鞞鞞道人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
是夕寢既興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
宮拜 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
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
甚寒晚花幽草麝藪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明
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
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輟輿以行
漸崿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
亡有迤邐至八仙壇憇三醉石徧視墨跡不復存矣考
乎三居所賦亦名過其實午具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
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漸食從容間躋封
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跋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
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
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
譏其不典也碑之空无字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
人同遊鑿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
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
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

織翳萬里在月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
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
張燭具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褰帶環坐滿引賦詩
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
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
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
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占十六日晨
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
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
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
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
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店麩煙熏燎又
塗填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徒而出之此間峰

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古神
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奇辭自成
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
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
則有師曾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
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
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難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
此几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六凡出東
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於轅一匝四百里可謂
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
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

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爲交亂以質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盲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森盡明白其文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侍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廼以忠義見最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善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爲小人謂讀書不爲人專以爲己也於是以爵位爲梯身之其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千茲禹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恥而不肯爲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己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今而共治其人人既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己也古之得位爲君與之佐者亦不爲己而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文曰天生聖人蓋爲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爲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爲作

者反可以爵祿俸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茲附
惡爲市販爲奴隸之所不爲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
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
則其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于書以教後世聖賢之
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旣才僕而譽之又疑而勗僕
是果相知乎意僕視富貴爲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所
處設君相設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
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直富
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
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旣
還吾貧賤著書爲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
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惟其直如日月著于天
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

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是必未爲交游憂
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鈞隱圖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絕
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閭域其本不以復時一
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 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
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
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
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
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司也若天下之失
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

獨宰相可行之諫司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士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又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二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爲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船曾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焉乃作此行汧汭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黎栗搗抽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

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
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大深以
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
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
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
中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
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
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至宦門老婢亦相
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
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
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亨斯人
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籍之無異
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
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
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
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
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
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勉之
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
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
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
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
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
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
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吾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

逸狂辭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制自言益慎職
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咳自出京愈矣至今不
曾飲酒到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
祇數日可至鄆白頭奴足以住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書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歐陽脩

答張洞書

孫復

上孔中丞書

石介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
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去者而

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又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人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旨飲茗閱圖書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

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院革爲鞞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曰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又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恠亦猶是矣而足下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

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感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荅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前辱示書及文二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纒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偃偃莫有開之使前者此

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二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辭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時而有作若子雲

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則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嵩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職大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濡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子盍苟可至而不後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勸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一介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哉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拍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君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

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
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
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三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
上而言是也當初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
主簿爾非言事也特為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
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言上雖好之其人不肖
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
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
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
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黑若遂
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田主簿雖卑
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它舉
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
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搖默者而後止也
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大若將舉賢也願無
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
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調田蔡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對送始文政等以罪
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
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
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
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

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銃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拍者亦聽狹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拍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去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荅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不稟帥命其聞之甚駭其言若它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爲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

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柰何誅吐去之
誅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蒸之徒
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
能使我有益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
誅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
死而慘其形者誅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
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
過失者誅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累以言或
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
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
過莫敢管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
然遂杖夫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
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十
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
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
哉故為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
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
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
此治兵之大要也誅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
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言無不憂者聞士卒
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
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
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某得以
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
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
以事詘於部將是其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

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荅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覘科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摠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摘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據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汚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育而起以

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揚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
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
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警言徒污簡冊者
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
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
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
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隸達焉
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
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旨鬱然蟄伏於其家乃躍起奮
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
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二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

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
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十年閔下乃得之今夫子之
道不專在於閔下也閔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
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閔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
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
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
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
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
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
位則攝也尚不及閔下得明君有六位爲中丞逾月而
未聞有舉焉閔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

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
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夫子之設御史府
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
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時重
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
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
用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
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
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
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
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
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
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
無與此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
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
可替不替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
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遠更三大
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
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
子弗錄之乃南走三千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
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
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
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誓太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
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介冑聞朝大夫語曰有其官為其官時忠鯁直

讜言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
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其官位彌高身
彌貴祿厚惠溥私庭曳責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
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
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關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
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寒言敢言乃沽名
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
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
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
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
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置置實
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
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不容君子也如是而
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湏有渝變宜其爲小人
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
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
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
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
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
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
不已無足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
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荅韓持國書

蘇

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
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
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

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
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
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
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
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
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
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
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
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
爲快來者往往鉤頤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
稀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
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
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
况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
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
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旣與人
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旣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
乎又不可也旣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
持國尚有此語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使
之加釀惡言宣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
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
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拙拙取辱於都城
使人拍背笑我哀閱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
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膺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
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
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

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
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福
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
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
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
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
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否哉
人生內自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
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官何以盡
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
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棠隸之持
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
相拯救章玄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子於持國
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
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子欲不報慮淺吾持
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華
予非躁而切咄者察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公明
示
中

而夷吳又曰吾欲以九夷之風俗樂善如事天子
中道如樂皆成於國也此不以罪人相遇如孔子復
生是亦必死於居此也則何國以法此而之則豈不
子非知而所以知者衆矣
國山傾野平華落葉衣未凋秋收今此以教子華
谷必嘉味也陳古
衣及美也
歸文則尚美之安宜之知以野善也
持德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書

亦而與吳九論武學書
南而為其如劉歆而故曾未

與甘答趙內翰書
口與限書士不登蔡興堂襄

與答劉蒙書
如如信若得入司
司

與范景仁論樂書
文而忠司吳公司
馬光

與王介甫書
以與司
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謝木人共望劉聖源啟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
人竊喜以謂問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
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
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
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寢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

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
管茲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
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
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求
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
校駢執馬之士孫吳賈育之儒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
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振之人居則有
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聞
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
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
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
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按劔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
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
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
之真本之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
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
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孝者
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
王務教胥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
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
且足下頽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感也足下書曰時
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
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

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
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
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爲事
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
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
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
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
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
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之巧僞百端妄
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
介以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
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
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

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
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
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
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爲
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亦踈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
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籍口
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
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
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備感歎顛倒

荅劉蒙言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
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

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切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懸挂於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頭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

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
素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
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
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
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
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
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
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
其理且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
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佗人其尤不可
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
况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
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

稱韓退之亦大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
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 光

蒙示房生赤法去生嘗得古本漢書去度起於黃鍾之
長以子穀拒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三
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赤縱置之則太長橫
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
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
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
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
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
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

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卅之惑
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
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
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卅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
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去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何必更去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
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
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
必若所去則爲新尺一文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矣
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
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
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
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較其輕重而知權衡
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
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
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
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卅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
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
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
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
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
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扁者爲黃鍾之
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
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
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
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容率言之徑七

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
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
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躡圓其中豈
無負戴苑空之憂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
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
空徑比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
用累黍之法較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
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
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
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
五曰權衡量與衡括其空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
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
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去今

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
果右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
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
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
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
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
豈欲徒爲此談談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
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
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
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

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
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
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
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
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
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
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
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
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
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
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
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
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
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
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
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
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
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設毀
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
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
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
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
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
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
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

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飲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比肩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諍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湏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

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方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石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下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邦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爲治有躰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饗雞主司晨大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顥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出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

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
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
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
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
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勃然
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
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
此光所謂自信大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
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
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
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
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
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
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
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
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
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
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龜叢故而守常者
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
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

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戎君陳曰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度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孔子口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
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
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
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
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
有言散青苗錢下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
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申罷答見士民方不
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
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
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撲拙然無一字不得其
實者切介甫不相識察破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
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季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
事誠是也然常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
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季士直言青苗錢
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
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
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
危光切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
樞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
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
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生上
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
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
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

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拜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具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棟以書棟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光愚讜巧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竊
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
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
自居洛以來仕官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
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
耗豈復容有于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記
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
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
幾仰醕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
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
明主也竊見 國家自行新法以求中外恂恂人無愚
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
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
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盜賊
日夜引領望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
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寶耗費殆竭倉廩
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肯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措斂
日急河北京東雄西邊疆之名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
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後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霜蝗所
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
必無而怙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
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
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疋尾羽敝口循終能爲周家成太
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
蒙與周休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

築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貼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頌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逢讒讒有尋則窮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速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有之處乃至設簪解燠肅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牧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鑿欲適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塞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塞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

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目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夫壅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未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任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

令名高於千古文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
懔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
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
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
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
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
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
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
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
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
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
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

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
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
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
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
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
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
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
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
君目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
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云得其一存則三

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去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變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變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舞之時使變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

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厭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真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功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段縫書

王

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巢哉足下之言也鞏因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

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輩在京師避凡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輩之迹固然邪然輩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輩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輩聞之輒矍然輩固有以教安石也其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輩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為吾弟道者
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
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
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為吾弟道
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速意知已就
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錢

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
充斥水旱薦臻囂囂若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
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君稟充實兵甲蟬藏於府庫使
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
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
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左喬杜如晦為之虛

己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
崔烈柳璨裴執轡挾奸竊寵樹朋黨償恩讎賢材恥之相
與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彿陰拱或
徇豪傑以攄快其蘊是廼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
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繇黃綬
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嘗之矣網紀故事
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密使時天下固以
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
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
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
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
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
不次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

基業奚止縛二胡人梟橐街息飢寒百姓盜弄兵者夫
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顯
顯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奸
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唯受恩最深敢用常禮園
牘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
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

鞏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
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
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
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
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
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

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
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
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
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
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
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亨
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
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
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
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
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
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
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
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
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
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
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
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
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
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
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
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
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

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考亦衆矣閣下復
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
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
為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
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
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
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
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
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
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
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煩
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
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

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詩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士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

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發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且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東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

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
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
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
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
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
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
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為天下者使萬事
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
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
言與不肯言而其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
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
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
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
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
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
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管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
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
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
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
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
信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
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
以告其亦可惜頃史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
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
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

奔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宵中結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奔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為城之城行頂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四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涇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為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平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

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為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尚以為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為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為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為岐之計也奔以謂為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為府城郭民人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監酒之利與雍均無場竹監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閔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為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

備則岐為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間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奔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為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為岐之備不為不至也奔以謂為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况為一城哉奔常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彙敢舒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為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且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為小岐之民以為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為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為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為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事其為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他事可知也奔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軫思念如此言不至狂簡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奔下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書

與容季書

王

回

上歐陽內翰書

蘇

洵

上富相公書

蘇

洵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

襄

與王介甫書

劉

敞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

百祿

與容季書

王

回

朝作荅書并五積散附沈立人去比午方得所問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候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欲行其私諱於長吏誠

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已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爲俗而有司以爲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道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爲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怒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爲故入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惑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夫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爲可憾也惟君子爲循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已而

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爲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疆交責玄陵君呂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爲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其寮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自其思晉楚用之使不與之自當其具

大是之上歐陽內翰書

蘇軾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

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
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爲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
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
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
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
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
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
不復足以爲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
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
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
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
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留官者與曩者異而余

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
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相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
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
得見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
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
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
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
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上未可遽
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
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
老又適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
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
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

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嶮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元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而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父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以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人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嘉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

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跋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

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而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

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

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浚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為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與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

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追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為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為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

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
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
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爲義少有聲律之學旣
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彝烈穆襄之友
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
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
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穎孜襄所
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
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
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况
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
所知者以爲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礫砢之材行誼未著
不敢以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
執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
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事也所
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
爾今執事旣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
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
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攽

見所與魯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
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
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
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
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

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

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伯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鬪殺劉垓之故殺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伯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以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伯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伯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党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太輕也任聰御札到

後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伯祿
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聰與党之死欲辨而理
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
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威者非但施之
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
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
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
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己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
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
蹈昔之用事者為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
詳其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
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鈿子
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慝則死有餘辜論

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
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
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
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
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嗃矢折楊接楮也商鞅為秦變法
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
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
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
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
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
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

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

惠不迪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爲
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不亦或可以
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
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陰有
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
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
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
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
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
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
散父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
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

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絲緣自吐考之於律
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爲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
殺爲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
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學情取舊比之重者
擬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
法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
受黃三結約欲行彊盜至三日昏時而劫竊新等家賊
滿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
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爲約束指
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
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彊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
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
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

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比之乃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本部擬貸任職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一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斂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欲其三罪矣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後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非不嚴烏能弭勝虜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遏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象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臯而不推原犯人之情

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為哉今天子諒陰未言 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伯祿章既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抹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紕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豈伯祿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願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傳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

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
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凶
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比又非周公之
所以為功也伯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潦吏之聽私則
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為熟視不敢盡言
則豈明公與伯祿之志哉伏惟舍其鷲狂而薄采其衷
幸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與李方叔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軾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
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
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天子泊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如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筭

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持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柱隨壞而

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首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

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麩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金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

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

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側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咸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

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合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敦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敦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

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代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象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

買於竈戶利其賤且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
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
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
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迫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
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
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
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
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
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
者今將推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
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
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貨假築救吏
之外矣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權莫大於
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
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
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父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
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
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
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
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無鹽而議者
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
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
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執掌論其不可以告
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
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

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焉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魯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 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六所賜書教一通行草闌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

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疆頽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下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 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下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二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

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裝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下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發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借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

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適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發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向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沭間欲使人揖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棗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棗願盡力因出帖付与不逾月軾移湖州棗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棗必有以自効今已去柰何軾語棗但盡力不可以自試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
歲七月二十七日蔡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
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
如禁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蔡所以盡力者為其
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
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
不果發今者蔡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
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
示原蔡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
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雖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
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
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
也徐沂間人勢勇如萊岳類甚眾若不收拾驅使令捕

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改節捕告之利
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蔡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
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
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葺捕其才用當復過
於蔡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旨豈復治此但蔡於軾
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
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書矣以此愧於心
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
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
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治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
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
金帛以肅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
令三十六治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切槍刃每月兩

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撰公所宜知因桂葉事輒復及之秋冷伏異為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趨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蓋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是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揣與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

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廼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立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真躍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

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
終泊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來自至若不深自
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尽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万保
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
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趙間豪俊交
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
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
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
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

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
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决然捨去求
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
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
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
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
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
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
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
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
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
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

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
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
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
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上邵不疑書

王令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與呂微仲書

張載

答橫梁張子厚書

程顥

答人示奏草書

程顥

答朱長文書

程頤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代韓愈荅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

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淵源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瀰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佳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

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

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反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苦浮圖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

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

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
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
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
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
今人之謂有智者爲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
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爲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
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
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
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
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
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
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
我異愈肯自爲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爲之也子曰道

不遠人爲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斤者界
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
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
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
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
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
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
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此雖
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
亦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
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索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出不

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
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
令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
幸而閣下以令有妹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
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
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
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
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
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
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
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
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
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
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
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
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
邊幹行李勒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脩慝免過弗能
固無暇撰述空自言幕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嘉
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迫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文其
弊默養吾誠所患日又不足而未果它為也辱問及之
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
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 更冀開諭傾俟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取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
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
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
適道六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
應迹物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民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
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
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
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
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
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忽々
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
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荅人示奏草書

程

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
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
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
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
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
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

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
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逆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
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
惟公裁之

荅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
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荅之辭
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
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
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未宜
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
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問其問不切者未

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
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
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
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
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
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
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
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
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
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
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
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
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擢其無聞于後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
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
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
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睽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遺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
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有不
後四後釋釋故言無次序改不不誦誦多多辭辭過過煩煩矣矣理理或或未未安
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一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
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
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其將何情以稱
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
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
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
捋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云乎自周之禮云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閤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

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臯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攖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

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立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萬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貴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道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壤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

悟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
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乎世
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
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
南山夜渴之旣旦視溪谷有水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
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
而下徧給坐者旦日飢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
者數千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酉
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
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
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
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
防如薪之束如獸之奔隘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

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
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
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
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
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
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
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
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
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
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青則深而不害使進
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疆數大入纒破
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
之戰勝而卒巨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

之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若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弱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

夏如內郡他才可種喬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州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徒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最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其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

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蒞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
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
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
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
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羗皆
用秦卒以取勝若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
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
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
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
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
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子伏惟屬意焉。卷終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陳師道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上張虞部書

豐稔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答李推官書

張耒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己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上蘇公書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
託此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
其樂及相別亦爲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
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
事意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爲難
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
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
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
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
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
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
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
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

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妻爲
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
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
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
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夫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
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
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上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疾
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
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閔下以爲如
何近見適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剝文廣
獄事聞之未以爲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
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位而不言則不

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前爲類州言之可也今爲楊守而與類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馬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爲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

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爲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爲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爲世俗之學矣亦爲世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

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剡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獲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話可以爲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爲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爲不少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爲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荆公爲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處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

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
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爲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
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陞利鈍雖茲政能在勉之
而已必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若道學
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
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亡以舊陋
爲忽非唯左右之爲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兵

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
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
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
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
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

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
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
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
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
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疑焉昔之
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
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
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
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
俟其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
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
當問其會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
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爲賢閣下之舉是

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閤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入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閤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閤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閤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閤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閤下之名想閤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遇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

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

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

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茆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巽火三壘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

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

賦及雜詩等誦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
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
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
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
下與柔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
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
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
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
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竒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環
竒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
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
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竒哉能文者固
不能以竒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

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
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
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
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
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
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
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
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
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
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
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
噴薄出沒是水之竒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

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
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
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
之奇比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
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
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
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
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
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
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
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
言質裡而不省也

與陳莖中書

陳其指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
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
所惠文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
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
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
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說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
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
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
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
其為誣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誣謗者昔嘗見
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辨
焚他書以給公公歿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
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

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黨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巳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侪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爲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爲君明此北面舜之爲君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爲說乃謂君可北面與且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

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夫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爲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爲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

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
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
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
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
於

祖宗時如何廉恥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

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
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
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
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
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

經義之能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
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
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
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
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
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
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
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為秘之勿重
期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 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
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
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

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
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某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
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
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
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
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
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始
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
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
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
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
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
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

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
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
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
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
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
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此
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
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脩之高風而欽
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
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

行己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
為之未嘗認認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

梯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爲竊且亂也後世之爲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爲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爲實有嗚呼胡爲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爲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爲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爲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

匹夫軍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已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爲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廉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已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廼

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原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暫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

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季世賢者也德裕以謩揚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

爲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
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
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
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迩天下歌之屈仰其惠
故蒙護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危其子孫亦有無
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
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
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爲仇無近民之
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
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
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之
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
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燮激如謀

已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間黃綠軍興以
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
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
事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
所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
於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
無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爲和氣
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
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
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
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
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
違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

